

聲音與性別的兩個命題都有問題

謝淑媛◎ 1996.1.17 中時11版

何 春蕤教授發表了二篇有關「聲音與性別」的文字，筆者拜讀之餘，對於何教授的若干說法，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謹提出供參考、討論。

何教授始終堅持兩個命題：

一、秦晴（或其他風格相似者）的聲音是「率直、天真、童稚、撒嬌而不具威脅性的」，是「低身段」、是有意的、是犧牲性別正義的、是與現行體制妥協的「謀生手段」。

二、受眾能夠藉由這種「性別正義」的「犧牲」而獲得假象式的滿足，並忘卻不義政經體制的壓迫。

這兩個命題，都牽涉到談論者與接收者的互動。但就對談論者的論述來說，何文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證據來說明，秦晴、陳文茜、黎明柔是「有意地」做這樣的聲音表演，或是對於她們自己的聲音效應有「討好」或「顛覆」的自覺。而就接收者的效應來說，也看不出何教授有做過田野調查的跡象。換言之，何教授似乎是以其個人之文化感受及觀察，做為其立論的基礎。

筆者並非「量化研究才算是學術」這類說法的擁護者，且就學術興趣的確立來說，是必然有其價值取向的。但是，這並不意味著學者在論述方法上，可以縱容其價值偏向任意投射。

其次，在接收者的角度方面，筆者周圍有許多親友，對於秦、陳、黎等人的聲音，並沒有與何教授相同的感受。可見相同的事物，對於不同的人造成的感受可能是截然不同的。

再者，何教授對塞車族的命題，也違背社會現實。

何教授暗示著，「不具威脅性的聲音」是沒有解放的功能，甚至是出賣性別正義的。那麼，是否一個「理想的溝通情境」，是必須建構在憤怒或是慵懶的聲音下？這又顯得十分的荒謬。

若何教授的第二個命題成立，那麼塞車族遇到塞車時，必須迅速聯想到，「這是不義的體制造成的」，應該抗拒任何來自體制的收買（包括「不具威脅性的聲音所提供的任何路況資訊」），奮起革命。套句陳水扁市長的名言：「有那麼嚴重嗎？」況且，塞車族也從來沒有真正被安撫下來過。因此這種「犧牲性別正義，滿足集體潛意識，以解消改造社會動力」的指控與機制，在應然面與實然面都很難找到支撐點。

（作者為台北市議員秦晴助理）